

触景生情

清凉白露

□高玉霞



白露 资料图片

喜欢白露。觉得“白露”只一个词，就可以囊括所有的明朗，澄澈，清凉。白露是秋天的素衣，只一笑，就那么素面朝天，不施粉黛，纤尘不染地来到人间。

白露来了，风就有了水草气息。和初春的雨水气不同，这气息有了一丝沉稳与健硕，步态稳了，心怀阔朗了，一切都是丰盈的模样。白露来了，就想起了芦苇，可芦苇在意象中，却不是青色，相反却是白羽一片，它们轻盈得如飞鸟，在秋高气爽的天空，与阳光翻飞。

《诗经》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认识一个女孩儿，名字里有一个“霜”字，爱文学，多年前，遇见，才知道她将我的文字打印出来，一页页在草木染霜的时节，细读。直到今天，依然怀念那段光阴。彼时我才二十几岁，穿红色连衣裙，一头乌发披肩，涉世不深，如露珠般纯洁的年龄，只喜欢在静寂的光阴里，写写字。而倏忽间，光阴如流水，她与我已分别多年。无端的，在白露时节，我想起她，想起她给予我的深情。“露”与“霜”本该是知己，一滴露的深情，怕是只有明月知晓。

杜甫诗：“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个“白”字，仿佛有光，有青苔，有小院，有老井，有一盏明朗朗的月，有头发斑白的母亲。人在旅途，月亮在瓦檐上低垂，举目荒凉时，抬头有月色，心就暖意融融了。月华如霜，如同青丝染白，那露滴在心里，滴在梦中，滴在故乡水塘的蛙鸣里，一阕阙如同悠长凄美的宋词，仄仄平平间，多少童年往事，印到心上，落在眉间。

“霜染秋色凉风起，岁月安暖亦如斯”。白露要加衣，白露要暖意。可露凝

我爱我家

二 宝

□任志刚

自然界对刚出生的小家伙都有所偏爱，比如看到小狗、小猫，我们都想伸手摸摸。我家二宝出生以来，肉嘟嘟的，家人们也自然而然地喜爱这个小可爱，但是说实话相对大宝的那种喜爱，还是少了些精致、少了些用心的。

生大宝的时候，宝妈在家陪伴了半年有余。而二宝，宝妈因为工作的原因，只陪伴了40天。

于我，就没写过记录他成长的啥文章，没在朋友圈或微博秀过跟他精彩的对话，拍摄的视频或照片也几乎没有正面的，不是后背就是侧面的，更没有认真地陪他去哪儿个游。就连我微信的背景图还一直是多年前带着大宝和夫人在外地游玩的照片。

因为是男孩子，我们全家对二宝没有娇气、没有惯养、没有偏爱，甚至还有点无所谓，一直粗线条地“饲养”着。二宝，说实话，从出生就很讨喜，但一出生就没有独生子女的优越感，网络用语就是他的“求生欲”很强。慢慢地，自己学会了吃饭、自己学会了穿衣、自己学会了洗澡。总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甚至有时还要做些家务，为大人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天性使然，二宝总是喜欢跟我玩打仗的游戏。有时早上分别的时候，他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你今天晚上回来吗？爸爸，我们一起打仗。”是的，我不敢正面回答孩子的这个问题。相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我缺位是严重的。这个爸爸是不称职的。

就这么稀里糊涂地，二宝长到5岁。

今年7月份的一次出差，说好宝妈开车送我去车站。可是二宝非要闹着一起送我。我第一感觉就是，这孩子不懂事。宝妈计划送过我后直接去公司上班。但，好事架不住多磨。只好带着二宝去送我，顺便再“参观”下火车站。

为白的清秋，却有着新的意趣。“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喜欢这样的玉阶，喜欢这样的“罗袜”，多久没有踩在草茎上，让露珠打湿脚踝，听林间的鸟鸣，洒下清露似的笛音了？儿时，这样的场景，又何等家常啊！庭院里，石阶旁，草丛中，无论是晨曦还是黄昏，提着棉布裙，走到院子里，总能捋一把草籽，总能与露在无意中重逢。去田地里，露水太多，等露水尽了，才去。晚上归来，母亲的衣裳会被露水打湿，晾在月下。寻常光阴的露，那么诗意，那么唯美，却又那么远意，那么迷蒙。

白露时节，虫声阵阵，在墙角处唧唧鸣叫，不见其影，只听其声。秋高气爽的天，虫声的远近悠扬，都有了诗的韵味。听虫声时，煮一壶老白茶，品味它的厚重。岁深处，才知道，最有底气的人生气象，永远是沉稳内敛，谦卑与旷达。从搁露在手的少年走来，少了一分慌张，多了一分从容；少了一分天真，多了一分成熟。白露一起头，秋深就近了。山水朗朗处，连一人独坐，执竿垂钓的人，都与秋影秋声秋月连在一起。

白露养生，唯有“十样白”有趣。“煨乌骨白毛鸡、鸭子或猪肘子，滋补身体，去风气”。趣味如此可爱，忆起曾经用乌鸡炖汤，也曾食山药，秋高气爽的天，窗外一片秋色，屋内小暖炉上，煨着鸡汤，两只白瓷碗，一方小炕桌，暖暖地喝，慢慢地与月色同饮。不知怎么，总觉得是在水一方的人儿，已于白露为霜的时节，在秋水茫茫处，修篱筑墙，过上了三餐四季，月明风清的日子。

秋渐深了，我想与一滴清露重逢，与它不谈过往，只谈情深。

诗 歌

教师颂

□欧振宝

桃李园中振木铎，
日月山河共鸣时。
垂范垂训垂世道，
做光做盐做人师。

长善教失人不觉，
呕心沥血予自知。
春风桃李花开日，
山高水长唱新诗。

种梦想

□陆 翠

我是如此幸福
上天赐予我58个小天使
他们和蓝天一样澄澈
和白云一样纯洁
秋天来的时候
他们又回到我的怀里
争着让我猜猜他们的梦想
这真是一群调皮的孩子

他们把左手朝身后一藏
右手放在嘟起的小嘴上
只向我轻轻说声“嘘”
就摇晃着脑袋跑开了
特殊的日子
他们捧一束向日葵
里面附着
老师，我们长大后也想成为你

回家的路（外二首）

□陈育亚

一阵雾起
看不清家的朦胧
路口的橄榄粘住舌尖
跌倒的情影，流入嘴角的泪水
每一颗沙粒都有甜的味道

天涯盯着海角
等待研磨着沙粒
小船在风浪暗礁上行驶
渔家人最盼礁石上的团圆

蚂蚁背着我爬行

从树的根部
蚂蚁背着我向上爬行
风越来越大
雨越来越多
疾病，痛苦，死亡
太阳在上头
月亮在上头
光，天空，生命
如果荆棘要剥去我的皮肉
我就带着骨头和诗经
站立枝头

露从今夜白

□单永斌

是不是还在水一方

长裙换了秋装
一路飘摇的梧桐叶
寻梦远方
忘了叶落归根的千古绝唱
露从今夜白
最明的月光在故乡

边看边说

小城故事多

□张 斌

在安徽省的西部、大别山区的腹地，有一座历史名城——金寨。这里青山叠翠，绿水萦绕，人杰地灵。

从火车站乘车入城，首先要穿过一道被誉为中国最美网红隧道之一的红军隧道（也叫猴子岭隧道）。隧道长约千米，双拱并行，单拱双线车道，与普通的隧道并没有太多的差别，只是隧道布置精巧，别具匠心。整个隧道顶部用蓝紫色彩灯布置，彩灯高低错落，疏密相间，进入隧道就如同置身于浩瀚无垠的银河，只见隧道顶部灯火璀璨，美轮美奂，给人以梦幻般的感受。

金寨县是全国第二大将军县，新中国从这里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十万儿女从这里揭竿而起，为中国的革命事业献出了热血和生命。洪学智就是金寨儿女的最杰出的代表，他是新中国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在烈士陵园里，高大的纪念碑矗立群山，碑上镌刻着刘伯承元帅亲题的“燎原星火”四个大字，浑厚有力，金光闪闪。宽阔的红军广场红色文化分布众多，碑刻林立，就连石碑的高度、台阶的级数、路边的小景……每一处景点都是精心设计、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化，是全国闻名的人民瞻仰、缅怀革命先烈、接受红色教育的国家级教育基地，它处处昭示着英雄的金寨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里永远不畏艰难、阔步向前。

梅山水库位于金寨县境的史河上游，与金寨县城紧紧相连，大坝建在大、小梅山之间，是新中国初期安徽省境内一座具有防洪、灌溉、发电、航运与水产养殖等综合利用功能的大型水

生活记事

收老瓜

□陆琴华

立秋没几天，妻子一见到从外面回来的我，说：“今晚煮老瓜吃。”

老瓜就是南瓜，就是成熟了的南瓜，为一年生蔓生草本，结出的果实，多糖，要是把老瓜水煮到酥软细腻的程度，那里面的糖分越容易溢出，那老瓜的口感就越好。以前我们在乡下时，老瓜遍地都是，责任田里可以种，就是院前院后，猪圈旁牛栏下都可以埋上几株老瓜秧。春天把老瓜秧埋进泥里，到了夏天就可以采摘果实了。不过，这个时候那南瓜是青黑色，嫩嫩的，亮亮的，油油的，碰一下似乎要滴出水来，还不能叫老瓜，充其量是初生牛犊。要想让这种瓜成为我上面说的老瓜，就得等到夏末秋初。而我们这儿对这种瓜还有更具体的叫法。秧儿爬在主人先搭好的架子上的，结出来的瓜叫吊瓜。秧儿趴在地上像野草似的蔓延，结出来的瓜叫方瓜。无论吊瓜还是方瓜，它们一旦从过去的青黑色渐渐变成老黄色，统统叫老瓜。瓜“老”，犹如人一样，一旦上了年纪仿佛饱经风霜，历经坎坷，不可待见。

立秋过后，一场秋雨一场寒，没有采摘下的南瓜也就开始黄了，老了。假如这个时候用手摸摸那瓜，硬硬的，实实的，捧在手里还沉甸甸的。而这时正是采摘、收储老瓜的时候。这不，妻子一大早起早市，就是去买几个老瓜以后慢慢吃。我有些不屑一顾，妻子说：“别小看这极其常见而又被人重视的老瓜，作用大着呢。”妻子轻声哼起来：“红米饭那个南瓜

汤哟咳罗咳，挖野菜那个也当粮罗咳罗咳，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罗咳罗咳。”这是《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里的几句歌词，字里行间洋溢着红军革命斗争中的乐观主义精神。妻子唱完，说：“在那革命战争年代，条件恶劣，环境艰苦，战士们冒着敌人的围追堵截，时时刻刻都面临牺牲的危险，没东西来果腹就吃南瓜来度命。”认为老瓜可以代替粮食来充饥。我心想现在又不是过去，谁还稀罕用老瓜来果腹？妻子针锋相对，不示弱：“老瓜还有不少药用价值。”就举例说南瓜里含有较多的糖分，可是这种糖分跟一般水果里的糖分不一样，老瓜里的糖是一种非特异性免疫增强剂，能提高机体免疫功能，促进细胞因子生成，通过活化补体等途径对免疫系统发挥多方面的调节功能，可以降低血脂，是糖尿病患者的最佳佐餐。我是教师，平时忙于教学，活动较少，难道妻子煮老瓜给我吃，是希望我降“三高”吗？

“秋熟色黄如金，皮肤稍浓，可藏至春。”这是史书对南瓜的一段记载，说明黄了的老了的南瓜经久而不坏，不像橘子之类的水果一旦过了保鲜期就“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妻子就说夏末秋初的老瓜皮虽然黄粗糙，瓤黄结实，籽熟饱满，留到寒冬腊月，甚至来年的春天，上锅蒸煮跟刚摘下，也就是夏末秋初摘下的老瓜一样，不仅酥软细腻，还新鲜多汁，香甜可口。我吃着妻子从锅里盛出来的一碗老瓜汤，不住地感叹：“食之如新，老瓜不老。”



欢歌 周文静 摄